

寻梦瓦屑坝

□舒城县仁峰实验学校 张红柳

在安徽，很多姓氏的家谱上都可以看到“瓦屑坝”这个字眼。瓦屑坝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莲湖乡，是明朝初年江西移民的集散中心，被称为“江南移民第一圣地”。去江西瓦屑坝寻根问祖，是我多年夙愿。这个清明，我抛开一切事务，带上妻儿，寻梦瓦屑坝！

临行前夜，我久久不能入眠，明天就要去到我心仪已久的圣地了，先祖600年前生活的地方究竟是怎样的呢？心中浮想联翩。

明洪武年间，江西总计移民约210万人。据《中国移民史》史料，移民工作自洪武二年启动，经历临时安置、户籍核准、迁照签发、户银及耕牛与种子的发放等环节，洪武三年正式迁出第一批移民，至永乐十五年结束，历时48年，可见当初移民人数之众、工作之繁。

移民史是一段悲壮的“血泪史”，是一首哀伤的“离乡曲”，移民不是难民，移民不是自愿。一路上，我向家人介绍着，四口之家只能留下一人，六口留二，八口留三！在当时那个信息、交通都极不发达的年代，被强行迁移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妻离子散，意味着骨肉分离！为剥离和削弱宗族势力，朝廷采取分而治之，移民之兄弟、族人不能同迁一地，并下达最严厉的“禁止回迁令”，必须斩断移民与原籍地一切来往！迁徙途中仅靠稀粥果腹，夏天暴雨倾盆，泥泞中有人滑倒就再也没爬起来，冬天大雪封山，冻僵的尸体被草草掩埋。为防止他们逃跑，官兵用绳子将他们一排排捆绑在一起行走，据说皖鄂地区至今沿用上厕所说为“解手”，就是来自当时，“解手”原意就是移民一队队、一拨拨用绳子捆住双手，纵队而行，途中只有要大小便时，才可以解开双手，朝官兵喊“解手，解手”。

我们江淮一带还有一种习俗，直到现在不少山区还能看到，那就是“厝柩”。即人死之后先不“入土为安”，先将尸体用棺材（棺材，寓意子孙升官发财）装好，不埋入土，停柩于地面，用土砖砌墙，上用草或瓦覆盖，将棺木置于其中寄存，三年后再择日挖坑，将棺材下葬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移民迁来后，他们对故土无限依恋，渴望能够再迁回老家，即使死了，还抱着回迁幻想，想落叶归根，故停柩地上，一直沿用，以致形成了江淮地区独特的“厝柩”丧葬习俗。

车行8小时，终于在下午时分抵达。车被导航叫停在一栋老式房屋旁，门楣上悬挂三个大字“瓦屑坝”格外醒目，心中一阵激动，真的到了！走近，只见门洞大开，屋内布满了各种老物件，我们像寻到宝贝一样，一件件端详起来，堆放的都是明代以来的一些生产和生活物品，它们见证了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的迁徙历程。

桌上摆放的《中国移民史》《移民家谱寻根》《明初大移民流向》等书，我如获至宝，一一翻阅。接待桌上的一本访客簿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上面登记着很多从全国各地来此寻根问祖的移民后裔姓名，安徽居多，几乎每天都有来访者。

随后我们来到瓦屑坝移民遗址码头，热心的老乡告诉我们，眼前就是当年迁徙的码头，先民们从这里押解上船，入鄱阳湖，经湖口，达长江，顺流到安庆、庐州、徽州，南直隶各府州县，逆流到黄州、麻城、汉口，后被转到河南、湖广、云贵川……薄雾中，我眺望远方，眼前仿佛看到了先人们挑着担子，推着车子，拖儿带女奔走在迁徙路上……

走近堤坝深处，到处瓦屑、陶片散落。热心的老乡介绍，这里古时是远近闻名的烧窑制陶作坊。随后他给我们讲了两个安徽寻亲的故事：一对来自凤阳的李姓夫妇，来到瓦屑坝。夫妇俩冒雨面对码头遗址长跪不起，手捧瓦屑片，饱含热泪，激动地说：“家，到家了！”那场景真是感人肺腑。另几名来自合肥，拿着从安徽带来的家谱喜极而泣，他们点上香烛，磕头祭拜，嘴里喃喃：“祖宗啊，我们回来了！”然后捧上几个瓦片，小心翼翼包好带回。回到码头，我久久不愿离去，眺望远方，思绪万千。这个码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珍贵的历史，漫步其中仿佛听见历史的回声，每一块瓦片、每一片土地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，等待着后人细细品味……

1368年开始，江西百万先民从瓦屑坝出发，告别美丽富饶的鄱阳湖畔，他们一路风尘逆旅，迁移辗转。但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是流淌在历代中国人血液里的基因！朴实的瓦屑坝先民在新的土地上劈山开田，辛勤劳作，繁衍生息。而家乡却成了他们一代代魂牵梦绕却又回不去的故乡，瓦屑坝成了他们世代流传的“精神家园”与“根源地”，在瓦屑坝，我看到多处醒目大字：瓦屑坝——江淮人共同的根！

如今“瓦屑坝”已成为特殊的移民文化符号，它见证的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诗，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、生生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。先人挥洒离乡泪，后裔知归报本心。今天，我不远千里回到瓦屑坝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寻梦曾经的故乡。

参天之本必有其根，怀山之水必有其源。一个人无论走多远、飞多高，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！不能忘本、忘祖、忘源！

乙巳清明，瓦屑坝，我来过……

在网络文学中承载教育价值

□董江波

在中国网络文学浩瀚的星空中，伯乐（本名李松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这位身兼思政课教师、政协委员与网络文学创作者多重身份的网络作家，以近2000万字的创作体量，用《爷爷的小田庄》《飞翔在茨淮新河》等作品构建起一座连接虚拟叙事与现实关怀的桥梁。他的创作既延续了网络文学“爽感”基因的传承，又以鲜明的红色血脉与乡土自觉，在类型化写作中开拓出主流价值书写的新范式，成为网络文学主流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分子。

历史穿越叙事中的精神觉醒仪式

《爷爷的小田庄》以“穿越梦境”的轻巧设定，完成了对传统抗战叙事的解构与重构。主人公李天赐从沉迷游戏的当代00后青年到抗战英雄的身份转换，本质上是一场精神寻根之旅。作品摒弃了传统穿越文常见的“金手指”套路，转而通过“血脉记忆”的唤醒机制——李天赐在梦中施展的战术源自爷爷幼时的口述——将个人命运与家族史、民族史紧密勾连。这种叙事策略巧妙消解了历史与现实的对立，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在“醒来即重生”的顿悟中被彻底打破，个体的成长轨迹由此升华为代际之间的精神接力。

该作品的开创性在于，它开创了“觉醒型穿越”的新亚类型。不同于《亮剑》等作品对英雄史诗的宏大书写，也区别于《抗日之兵王传奇》等“战神”模式的爽文套路，《爷爷的小田庄》将历史重述转化为青年价值观的重构实验。当李天赐在梦境中完成从“逃避者”到“殉道者”的蜕变时，当代青年与革命先辈的精神对话通道就此打通。

新乡叙事中的主体性重建

如果说《爷爷的小田庄》是在历史纵深中寻找精神密码，《飞翔在茨淮新河》则立足当下，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重塑乡土文学的美学维度。作品以“知识返乡”为叙事切口，构建起突破性结构：其一，主人公李承恩的创业历程颠覆了“乡村等待拯救”的刻板想象。他发展大棚蔬菜、打造茨林果蔬品牌的实践，本质上是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智慧结合的创新实验，这既区别于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孙少安式的悲情奋斗，也不同于《大江大河》里改革先行者的孤勇，展现出新时代农民主体性的觉醒。

其二，该作品创造性地将“茨淮新河精神”转化为叙事动力。这条承载着皖北人民治水记忆的人工河道，在小说中既是物理空间的地标，更是文化基因的象征。当李承恩面对创业困境时，开河先辈“筚路蓝缕”的奋斗史成为精神源泉；而当王文华等基层干部挖掘黄牛肉等特色产品时，“开河精神”又转化为产业链延伸的文化赋能。

主流化叙事中的类型革新

网络作家伯乐的创作实践，标志着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书写的成熟。他从《超级天才狂少》中异能设定包裹的家国情怀，到《爷爷的小田庄》对红色基因的年轻化表达，再到《飞翔在茨淮新河》对乡村振兴的文学赋形，其作品始终保持着类型元素与主流价值的动态平衡。在创作方法论上，他巧妙地将网络文学的“代入感”机制转化为价值传导的通道，让读者在追更“爽点”中自然接受精神洗礼；在文学观念上，他打破了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界限，《爷爷的小田庄》荣获安徽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荣誉激励奖，《飞翔在茨淮新河》获得中国作协重点扶持，证明了主流化网络文学同样可以承担起“文以载道”的使命。

在当代网络文学谱系中，伯乐的探索具有范式意义。他既未陷入某些主旋律作品的概念化窠臼，也未屈服于网络文学流量至上的生存法则，而是以思政工作者的敏锐与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自觉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点燃精神火炬。当李天赐在梦境中接过爷爷的枪，当李承恩在茨淮河畔播下希望的种子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虚构人物的成长轨迹，更是一个时代写作者对精神传承的郑重承诺。这种承诺，正是网络文学从“娱乐载体”向“价值载体”进化的重要路标。

老家的味道

□桐城市同安幼儿教育集团园 王岚岚

老家的味道是什么？对于我们桐城人来说，是手心里捧着的一块丰糕，是瓷碗里剥开的一枚爨蛋，是村头河里鲜活的一尾活鱼——那是一种绵长的甜香，一种温润的醇厚，一种嵌在岁月深处的乡愁。

丰糕之“丰”，寓意五谷丰登、福气满满。制作丰糕的第一步是选取上等的粳米，将其洗

净、浸泡，待米粒吸足水分后，再将其磨成淀粉。这一过程中，米粉的细腻与水的比例尤为关键，直接决定了丰糕的口感。接下来，发酵是制作的关键环节。根据季节不同，发酵的时间和温度需要灵活掌控。通常在温暖的春风或炉火旁，米粉发酵的效果最好。待浮子浮出水面，表层泡花形成，便可开始上蒸笼了。

年幼时，我最爱趴在灶台前，看外婆揭开蒸笼的那一刻。腾腾热气翻涌而出，带着扑鼻的清香。外婆笑着，拿筷子蘸水，在糕面上轻轻按压出一个个小坑，像是在细细雕琢一份美好的祝愿。每年到了正月初一，家里的第一口食物，便是丰糕。长辈总是说：“吃了丰糕，步步高。”年幼的我，总是咬一大口，嚼得满嘴软糯香甜，仿佛来年真的能长高一截。

与丰糕一样，炆蛋也是老家一种令人常常想念的美味。不同于寻常的茶叶蛋，炆蛋用的是最普通的土鸡蛋，放入锅中，与茶叶、酱油、香料同煮，再用细火慢炆，让蛋壳一点点吸收汤汁，直至颜色深褐，香气四溢。炆蛋并不追求华丽的卖相，但剥开蛋壳，蛋白紧实而不柴，蛋黄细腻而不噎，茶香、酱香、蛋香交融，层次丰富，回味悠长。

儿时，逢上年节和重要日子，炆蛋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爷爷拿起一枚蛋，在碗沿轻轻敲裂，剥去蛋壳，将蛋黄一分为二，递给我一半：“吃了炆蛋，圆圆满满。”那时不懂，只觉得蛋香浓郁，好吃极了。长大后才明白，一枚小小的炆蛋，承载的是亲人的关爱，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满足。如今，即便生活方式早已改变，家中依旧保留着炆蛋的习俗。炆上一锅蛋，蛋香在屋子里弥漫，一如儿时的味道。

老家的味道里，当然少不了鲜活的河鱼。乡村上小河遍布，鱼儿一群一群，游动时，还闪着银白色的光芒。每当看见这些鱼群，我就会拉着爸爸的手，手持捕网，开始了捕捞作业。我们都目光紧锁着水面，等待着鱼儿跃出水面的一瞬。终于，那些光芒飞翔而出，就在一刹那，爸爸的网撒了过去。我站着，睁大眼睛，满心期待。直到网拉上来，当看见满网的活鱼时，我大声地叫着跳着。爸爸说：“真是个小馋猫，看你那高兴样。”

新鲜的河鱼，成了乡村生活中最可口最香的味道。至今，还一直留在我的唇齿间。

老家的味道，未必华丽，却极其温馨。它源自平凡，源自生活的点滴，是那片土地上最深的记忆，也是心底永远无法抹去的乡愁。

年年岁岁，炊烟袅袅，老家的味道，从不需要想起，也永远不会忘记。